毛詩日箋

毛詩日箋卷五

句吳秦松齡學

大雅

文王之什

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朱子曰文王德盛如是故上帝陳錫于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李氏曰維文王之令聞如此故大眷祐周家而錫命之無有窮極也陳久也錫之甚久至于子孫皆受其福也按二家以陳錫屬之天乃從上章其命維新來最爲明白而鄭氏曰由能敷恩

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嚴氏因之曰陳錫于周者錫民也而及其孫子蓋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孫子也其說紆曲不必從然左傳宣十五年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是亦有所本矣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黃氏曰晦庵詩傳曰文王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按文王詩惟晦庵傳最爲理精語潔獨此二句之說于上下文語脈微有未順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此二句一意言文王之德也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此二句一意言天命

初本商之有也下文再言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此四句一意言商之孫子雖多今既命周德殷之後反皆臣于周也一章八句語脉相生而其間條流次第絲毫不紊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嚴氏曰舊說以明明在下爲文王非也首章先泛言天人之理然後及殷亡之由爲美文武張本　朱子曰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是明明專就善一邊說嚴氏曰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是明明兼善惡

說何楷曰如嚴說則下文承接甚省轉語

維予侯興

毛氏曰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蘇氏曰紂陳其衆以拒武王然其衆惟武王是爲無不欲武王興者而朱子則謂侯維也維我之師有興起之勢耳愚按侯之爲維在詩多然今在維予二字下恐不當又作維字訓也況從舊說足見當時人心之歸往且于牧野之時猶稱曰侯可破文王受命稱王之說　何楷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矢誓也牧誓篇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即此詩所謂矢于牧野也

維予侯與以下誓衆之詞也予我也侯諸侯也牧誓篇云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是也曰予侯者親之也與誓其起而聽誓命也亦通

會朝清明

毛氏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朱子從之一說會戰之朝乃雨止而清明是天相之其說本六韜諸家多從之者然不若舊說之正大

民之初生

何楷曰初生言始有生意也周自后稷始基靖民以爲生之初其後居邠困于狄難生意槁矣至于太王

自邠遷岐而民如槁得蘇是又一初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畧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爲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鄭氏曰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諸家多從之朱子則曰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問蓋聖人不能必人之不怒也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二說當並存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蹶厥生蘇氏曰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詩補傳云虞芮既退諸侯既歸則周之王業蹶然振動四予曰或以屬之文王或以屬之詩人於義俱通總不若呂氏之解爲精呂氏曰虞芮質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振動深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耳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爲善也至公無

我也於穆不已也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蘇氏曰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爲之耳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爲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爲國之光采嚴氏曰雲漢爲章于天人皆仰之猶文王以文治昭揭于上人所觀瞻也按嚴說固善而歐蘇二公之言尤覺與作人之意關切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蘇氏曰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鄭氏曰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孔氏曰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熂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嚴氏以爲費辭乃從錢氏民取以供燎爲說曰柞棫瑟然審茂人取以爲薪而燎之矣文王有豈弟之德則神所佑助而賜之福矣其說雖爲徑淨然舊說可從不當改也

思齊大任

詩美大任而曰齊後章詠文王之德曰肅肅曰臨保

其氣稟有自來矣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呂氏曰戎疾大患難也羑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也按此二句諸家之解多不同當以此說為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舊說以為文王作人之事而歐陽氏則曰詩人既述文王修身之善然後本其所以聖者由生于賢母幼被養育而至成人也故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

文王有成人之德自其幼小爲之子而養成其德也既又推廣而言曰不獨文王古之人自其幼小教育無厭倦則皆有名譽爲俊髦之士矣按此解與首章之意相關亦可從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曰耆老也式用廓大也歐陽氏曰耆遲久也天意遲久之謹其所擇既憎二國之自大乃眷然顧周與之使宅西土此說諸家多從之是也朱子則曰苟上帝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此說本之程子以耆爲至本有舊訓而改憎爲增終覺未安耳

萬時華曰前綿綿篇意在叙王業艱難之由故詳在大王遷岐而以文王爲餘波此皇矣篇意在叙王業盛大之由故詳在伐密伐崇二事而以大王王季爲緣起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詩補傳曰大王之始治岐也既謂之天作則民之遷于岐以歸大王之明德亦謂之帝遷也

天立厥配

諸家皆謂立其賢妃以配之而歐陽氏謂立其德之可配天者以爲君亦可從

帝作邦作對

毛氏曰對配也鄭氏曰作配謂生明君也朱子曰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是也而諸家多謂生文王以配天即上章所云天立厥配無論天立厥配未必言配天即上章果言配天而此章復言之不已贅乎

帝度其心

左傳成鱄曰心能制義曰度朱子曰猶言天誘其衷能使制義也而嚴氏則謂度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度言天監度王季之心謂王季此心之微與天通也似較舊說爲勝

克明克類

嚴氏曰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徹上徹下也此說最精何楷曰克明克類言其德之明著與大王相似也亦通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

程子曰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爲强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于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嚴氏曰此章言文王之心至公無私在于救民爲下文伐密張本也說者多謂畔援歆羡是人欲岸是天理其說美矣與下文伐密不相協尋繹經意止爲伐密張

本與七章順帝之則爲伐崇張本意正同且下言對於天下爲答天下之望則登岸爲濟難無疑也郝敬曰誕先登于岸可以濟危可以拯人之危也

伊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楊氏曰聖人一視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與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此蓋戒其軍士不爲暴擾之辭也此說極善猶今之言行師者不傷一草一木耳而嚴氏非之謂師行而布陣飲泉安得遠謂之擾則太拘矣

不長夏以革

鄭氏曰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朱子曰夏革未詳呂氏曰不長夏以革雖難强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按鄭說太費分疏不若呂說明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嚴氏曰車馬羽旄一也有見之而欣然喜色者有見之而疾首蹙頞者由人心之樂不樂也文王之鳥獸

魚鼈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詩
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鼈一語道盡詩意

於論鼓鐘於樂辟雝

朱子曰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雝天子之學大射
行禮之處也此本古說所宜遵從而蘇氏據莊子文
王有辟雝之樂遂以辟雝爲樂名曰論講也因民之
樂而講求鐘鼓之度以作辟雝之樂也何楷曰周禮
大司樂舞六代之樂無所謂辟雝者不足信也

下武維周

毛氏曰武繼也鄭氏曰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

維周家最大而嚴氏曰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文而不上武用武非其得已也此詩爲繼文而作首章欲發明武王之心先總說一代之意嚮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此說雖有理然觀下文云世有哲王後章云繩其祖武恐只是後繼之意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則則其先人也嚴氏曰武王成王孚而爲法於天下者以其永有孝思也其孝心所思唯法則前人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祖先之蹤跡也此解與朱傳不同然諸家多從之

文王有聲篇

序云繼伐也嚴氏曰繼文之詩兼言三后以三后皆有文德可繼不專指文王也繼伐之詩專言文王以大王王季無伐功所謂繼伐者專言繼文王也郝敬曰周道親親禮先繼述其事莫大於文武文王繼先而武王繼文詩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

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爲天子也文王
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
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貽孫以終文也故曰
灉伐
生民之什
履帝武敏歆
鄭氏曰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人
之跡姜嫄履之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也嚴
氏極非之謂履帝武言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
左右也敏歆言感應之速大意言上帝降格即有身

耳不必如鄭氏之說也愚按鄭箋雖若怪誕然列子史記亦有之其說從來已久且后稷之生苟非甚怪異無緣有寘之隘巷等事似以不由人道而生故棄之也

有相之道

嚴氏曰后稷稼穡有輔相造化之道是也即張子所云贊化育之一端也諸家或以爲神助或以爲盡人力之助似俱未盡其義

實方實苞實種實褎

嚴氏曰大田言既方既早鄭氏以方爲孚甲始生此

詩言實方實苞鄭氏以方爲齊等二方字異義何也蓋大田言既方既早既堅既好皆言穀之成熟故方爲孚甲始生此詩言實方實苞實發實秀發方生莖秀方吐華故方爲齊等言苗生之齊未有孚甲也大田言既種既戒鄭氏以種爲擇其種此詩言實種實褎鄭氏以種爲生不雜二種字異義何也蓋大田言既種既戒在未耕以前故爲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黄茂已是擇種繼言實種實褎在方苞之後故爲生不雜也

以歸肇祀

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朱子從之是也李氏曰只當從王氏以后稷肇祀爲祭宗廟末章爲配天毛鄭謂后稷得郊祀是誣后稷也

序賓以賢　序賓以不侮

呂氏曰四鍭既均泛言射者也而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止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王氏曰以祈黃耇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朱子曰祈黃耇頌禱之辭呂氏曰酌大斗而祈黃耇飲之也頌

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黃耇台背以下毛氏另爲一章而朱子合之皆以爲頌禱辭而呂氏從毛分章曰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耇此章言黃耇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從朱子總作頌禱非不順暢但覺呂氏之解意味尤深厚

高朗令終

嚴氏曰舊說以令終爲考終命此非臣子祝君之辭也一章二章方祝君以萬年不應三章遽祝以考終命其言不倫只是始終如一之意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諸家多以孝子指成王然此詩凡稱君子萬年皆所以祝成王今以孝子爲成王則上文君子二字又當屬周之先祖矣不若從朱子以爲主人之嗣子本之儀禮爲有依據永錫爾類毛氏以類爲善鄭氏以爲廣之以教道天下俱可從然觀下章言永錫祚胤卒之以從以孫子則所謂錫類者恐只就後嗣言之彭執中曰孝子之後必有孝子繼之蓋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此說是也

鳧鷖篇

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爾鄭氏曲爲分别以譬在宗廟等處皆臆說也

假樂篇

諸家皆以六句分章陳氏獨以四句分章嚴氏從之曰以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爲子孫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復爲成王文意斷續此由分章之誤也穆穆皇皇與抑抑秩秩一體率由舊章與率由羣匹相對皆言成王也宜君宜王即所謂宜民宜人也按此解文義圓順然從朱子以三章四章皆稱頌其子孫之辭

則如舊分章亦無文意斷續之病自陳氏分章之後岷隱華谷東發諸公皆從之而近日季彭山何元子又改爲三章章八句矣各逞意見求勝前人此說經者之通病也

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黃實夫曰言言語語者說者類曰于此而施政發令也余竊以爲不然蓋公劉之未遷也已有以得乎民之心既遷也復有以適乎民之欲是以公劉遷乎此而民樂從之如大王遷岐而民從之如歸市也故言言語語者以此見斯民歡樂之情笑語於此而非勉

從也此喜色相告之意也按此解頗得情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
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朱子曰此章又總序遷豳之始終也嚴氏曰處新甿
也愚按前五章所述者啟行相宅營度邑居落成宮
室辨土宜制軍賦皆遷豳大事至於治居民之器用
與衆居之地名復于末章詳言之作詩輕重次第如
此朱子之說是也
卷阿篇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篇中豈弟

君子鄭氏謂指賢者朱子謂指成王畢竟朱子之說爲是如言四方爲則四方爲綱豈人臣所敢當乎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朱子曰疑召公從成王游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輔氏曰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呂氏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與求賢因以虛中屈體長養萬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伴奐爾游矣優游

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何楷曰
鄭箋解伴奐爲縱弛之意王肅孫毓皆非之而孔氏
爲申鄭意云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
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逸矣召
公敎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
易愚謂孔說辨矣然召公實非敎王以縱弛其曰俾
爾彌爾性者微辭也正意乃在似先公酋一語若曰
使王能勤于政事如當日之先公則可以長享此逸
矣

民勞篇

序曰召穆公刺厲王也朱子曰此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嚴氏曰朱說是也詩言以定我王以爲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以時之亂戒同列所以刺王也季本云集傳以爲同列相戒之辭以詩辭觀之大抵得之矣但所謂同列者必王所親信之人故末章曰王欲玉女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何楷曰可者見此時尚可他日將不及也曰小者幾幾不敢過望之辭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顧炎武曰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䘏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豈示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爲是言乎然而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即爾謀聽我嚻嚻則又不獨王之愎諫矣

板篇

序曰凡伯刺厲王也朱子謂此詩切責其僚友同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嚴氏從之是也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嚴氏曰此詩首章責同僚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

言論之間宜相和協爲爾之出話爲猶徒執一已之見者未必有深長之慮而惟僚友之間和同商議庶幾合謀幷智可以措民於安耳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已而從人故三章言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四章言匪我言耄爾用憂謔謂已以善言告之而不見聽也善言既不見聽乃大言虛誕諛言阿附善人見其如此不肯復言矣故五章言無爲夸毗善人載尸也

我言維服鄭氏曰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不如嚴氏曰我所言乃可服行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李氏曰益者言其無求多也嚴氏曰攜而必從非別

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甚易也

蕩之什

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顧炎武曰彊禦多懟即上章所云彊禦之臣也其心多懟疾而獨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而怨詛興乎下矣

郤宛之難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作侯祝者也
孔氏疏釆荅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也
可不慎哉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前漢書五行志云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
爾德以亡背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
惡親近習長同類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顔師古
曰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反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
不知之也按班顔此解與毛鄭以下諸儒之説不同
然亦有理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朱子曰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此說最當鄭氏謂是飲酒呼號之聲此泥上章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而云然耳詩意未必然也

抑篇

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孔氏以武公之爲諸侯不當厲王之世故謂武公追刺厲王呂氏非之以爲其在於今興迷亂於政豈追刺之語乎詩補傳曰厲王之世武公爲公子作是詩刺厲王因以自警至老常誦之也此說庶幾得之李氏曰說此詩者多

立說自為分別以爲如何是刺厲王如何是自警非也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以刺王之不能慎其威儀也然則已亦當慎其威儀矣此詩數章當如此求之不必分別也　夙興夜寐洒埽庭内黄氏曰庭内云者微辭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豈非洒埽庭内之意乎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嚴氏曰此發心學之奥而以鬼神言之猶中庸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王氏曰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耳無是理也舊說武公以小子稱厲王不可從　借曰未

知亦聿既髦呂氏曰既髦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愚按此詩朱子但以爲武公自警而作似覺辭義徑捷不費分疏且刺厲王之意自於言外可見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

嚴氏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或考厲王無征伐之事遂以爲使臣奔走于道路然味詩之意政是厭苦兵革如杜甫所謂車轔轔馬蕭蕭下言靡國不泯知爲諸侯相攻矣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李氏曰歐陽氏曰民遭王暴虐思得賢君以紓患如執熱者孰不思往就水以濯其煩也此說固無害然與上下文不相貫孟子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孟子因論行仁遂引執熱以爲說然可以類推矣此詩謂欲去亂而不序爵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鄭氏以好是稼穡爲王任用聚斂之人固不可從而朱子取蘇氏之說謂君子因亂而退耕語意雖妙未

必果是詩之本旨也嚴氏曰民本有恭肅之心而王乃使之怠慢不及事謂奪其農時使不得耕耨也今當好是稼穡言重農也其有功力于民者則使之代耕而食言任賢也蓋稼穡當以爲寶而不可輕食祿以代耕者當擇其人之好而不可濫也此說本之李氏似較諸家爲長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蘇氏曰聽言道路之言也誦言先王之言也

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朱子曰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

下土寧使裁害當我身也亦通按後說本之蘇氏諸家多從之蓋得古帝王遇災自責之意勝于前說也

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蘇氏曰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苟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民也何楷曰倘我一去而旱庶幾可止乎自怨之極而爲無聊之思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

嚴氏曰始欲遯去既念民命方急當思救之故黽勉於此不敢去也

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言我之敬恭明神如是當不恨怒于我而今降此旱災則必有以致此矣蓋深所以自省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何楷曰詩人以四語發端其理甚精而意甚切乃統宣王及山甫俱包括於天生之内而言物各有則惟山甫能完其則故能予君以則觀後章言柔嘉維則是山甫之能自完其則也又言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是山甫之能予君以則也

保玆天子生仲山甫

諸家皆云天生仲山甫以輔佐宣王中興之功是矣但於詩首四句不甚照應惟蘇氏曰天將保安宣王乃生仲山甫以佐之凡宣王之所以能全其性而無失其常者皆仲山甫之功也得之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蘇氏曰此詩言仲山甫柔嘉令色此與漢胡廣趙戒何異又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與漢汲黯朱雲何異胡趙柔而陷于諂汲朱剛而近于狂仲山甫內剛外柔非佞非狂然後可以為王者佐而當天下事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何楷曰天則無形不可控執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詩
意言其微而難舉而舊說相承皆以爲輕而易舉非
也鄧元錫曰懿德之則如毛然微乎微者也入微難
烝民具有之而鮮其舉之按鄧何之說最精觀中庸
末段引詩之意可見

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陳祥道曰衛夫人之車以翟茀齊襄公方叔之車以
簟茀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　何楷曰淑旂綏章
以旂言是載之車上者簟茀錯衡以車言鉤膺鏤錫
以馬言鞹鞃淺幭又於車中別其軾言之鞗革金厄

又於馬中刪其■言之

侯氏燕胥

鄭氏曰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特皆來相燕呂氏曰覲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然則此所云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按此詩本言餞韓侯則侯氏自當專指韓侯鄭氏乃臆說也

韓侯娶妻

呂氏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韓侯娶妻之盛王室尊安人情暇樂莫不在其中矣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鄭氏曰女無滅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陳氏曰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汝先祖康公朱子解同之與舊說當並存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鄭氏及諸家皆以文人爲召虎之祖蓋以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賜之使告祭其先祖也朱子以文人爲文王連下錫山土田謂既賜召虎以圭瓚秬鬯又告於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也按下文言于周受命是使之受賜於文王之廟矣未有不先告廟而使之受

賜者則朱子之說爲長也

匪紹匪遊

紹說文云糾緊也朱子從之爲是若鄭氏訓紹爲緩則與遊一意矣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顧炎武曰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陣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爲營而後能爲陣故曰師出以律

瞻卬昊天

李氏曰毛鄭皆以昊天爲斥王其說多如此如板之詩曰上帝板板蕩之詩曰蕩蕩上帝皆是言天毛鄭

皆以爲言王經之說本不如是毛鄭自生風波也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朱子曰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維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不若蘇氏曰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語意直捷

譖始竟背

李氏曰其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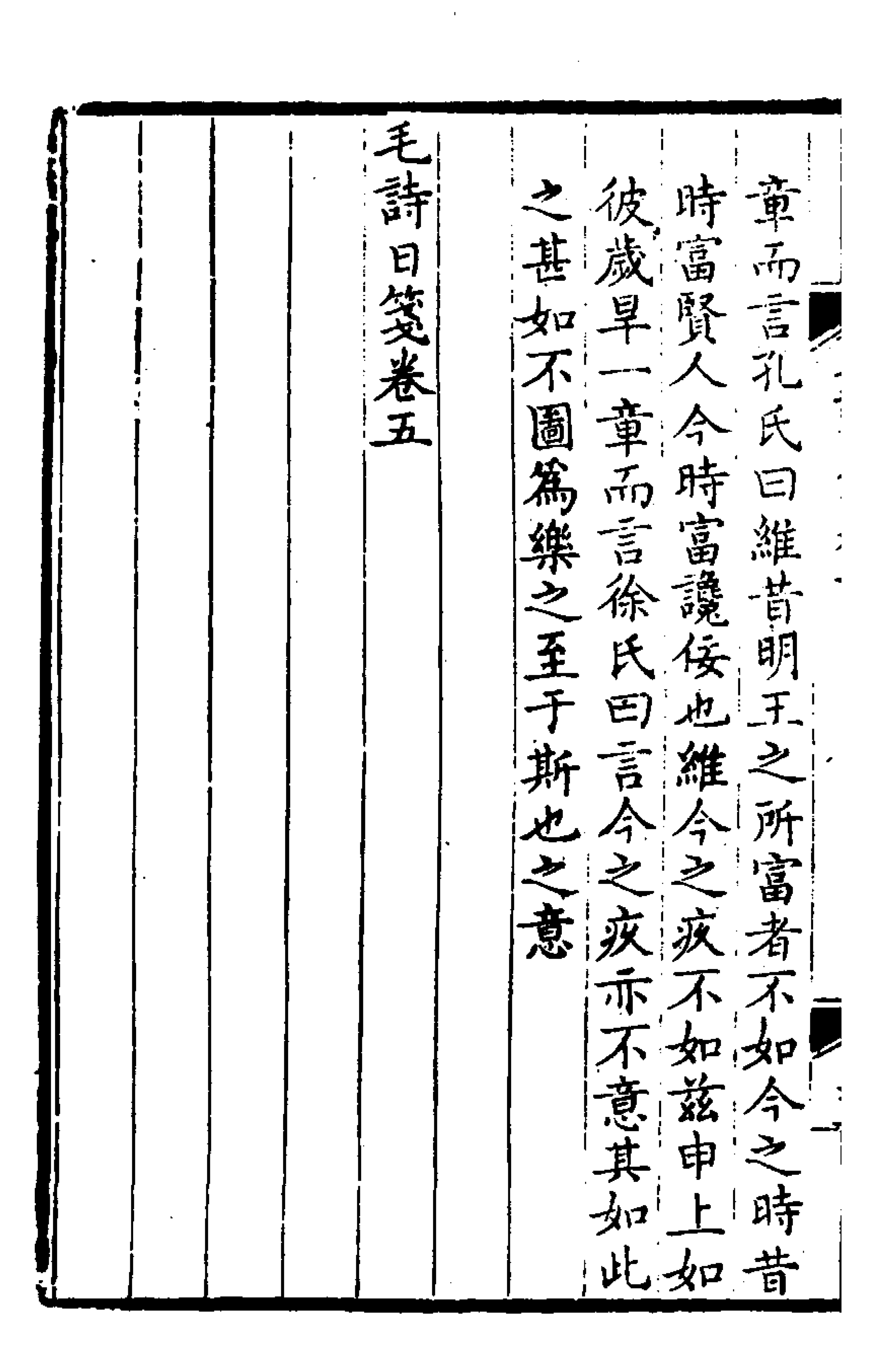
非宜其解甚當而歐陽氏非之謂婦人不當與外事苟無公事則當樂其蠶織耳以休爲樂恐未必然

實靖夷我邦

諸家皆謂刺其以小人而任安邦之寄惟王雪山曰靖夷寂寞也以爲佳語者非就上文潰潰回遹言之則以爲非佳語亦得　鄭氏曰潰潰然維邪是行者皆謀夷滅王之國所訓字義雖不同亦不以爲佳語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

何楷曰富祿也維昔之富不如時申前天降罪罟二


章而言孔氏曰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昔時富賢人今時富讒佞也維今之疚不如茲申上如彼歲旱一章而言徐氏曰言今之疚亦不意其如此之甚如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之意

毛詩日箋卷五

毛詩日箋卷六

勾吴秦松齡學

周頌

清廟之什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於我我既受之者此朱子初說詩記裓之者也言此詩即左傳何以卹我我其收之杜預以爲逸詩者但何轉爲假卹訛爲溢耳此朱子後說載於詩傳者也何楷曰若如此說則是望天與文王之有以卹我於上下文不甚浹洽當從前說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朱子曰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以錫福屬之諸侯終覺未安不如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承保之以錫福屬之文武得告助祭諸侯之體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此詩諸家之解互有得失惟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

矣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得之
黄氏曰朱子以彼徂矣岐四字爲句雖無關大義
但上云彼作矣下云彼徂矣自相對今以岐字綴徂
矣之下恐驚俗也

成王不敢康

黄氏曰古注以成王爲成此王功蘇氏謂若以成王
爲成王誦之成王則下文云基命成王非基命之君
李氏謂書云成王畏相亦非言周之成王然國語載
叔向引此詩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
武烈也此在古注未作之先晦庵力主國語之說歟

陽公亦云以爲成王誦則文理易通凡二說在學者詳之

我將篇

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祀文王也　嚴氏以既右饗之亦屬天不可從

立我烝民

立毛氏但以爲如字孔氏以爲存立我衆民之命是

也鄭氏則以立爲粒以書所謂烝民乃粒正詩所謂立我烝民也二義並通

臣工之什

噫嘻篇

李氏曰噫嘻之詩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樂歌也是詩所言者播厥百穀曰十千維耦其意但言民從事於田畝殊無祈穀之意以爲人事於此盡矣故播厥百穀十千維耦此皆人所能爲也若夫百穀順成非人之所能爲天也故於此而祈穀焉詳觀此詩言有盡而意無窮可以一唱而三歎也　十千維耦胡一桂

曰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

朱子曰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後又載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與前傳稍異細玩之則後說爲有味也錢天錫曰爲勝國之遺易起猜疾在革命之際易生厭薄是也

豐年篇

序曰秋冬報也王氏曰祭上帝也陳所南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

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觀載芟良耜之詩可見矣有載芟則有良耜有噫嘻則有豐年則知所謂秋冬報者乃是報上帝此王氏之說所以爲長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

毛氏解潛爲槮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王氏以爲潛藏之潛朱子詩傳兩存之鄧元錫曰猗其多也潛其深也取以時用有禮故足樂也於以祭受福矣柴而涔之薄圍而取之是盡物之心也非王心也按此說最有理應從王氏以爲潛藏之潛也

雝篇

古注以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嚴氏從之王氏以
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呂氏從之按詩中烈考文
母相配而言文母是太姒則烈考應是文王也　呂
氏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得行禘禮于太祖者皆文
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
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孝子以
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
天用能昌大于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受祉之多
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太姒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
所致哉文王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

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太姒焉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
緝熙于純嘏
朱子以為諸侯來助祭致此多福皆歸德于諸侯之
辭而李氏曰思皇多祜是天子享其福也又言光大
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
臣皆受福也此說更善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淫大也王氏曰微子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
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

朱子從之嚴氏曰昔紂武庚爲亂我周既有罰淫之
威今錫福於微子則又甚易而不吝此以見微子之
賢而且示吾之威福一出于公也此說本於什方張
氏似勝前說

閔予小子之什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毛氏曰庭直也李氏曰文王俯仰之間皆盡其直道
而朱子曰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于
庭猶所謂見堯于牆見堯于羹也楚詞云三公揖讓
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愚按文王之詩曰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夫言陟降必有所在遠而言帝左右近而言庭皆謂所在也當從朱子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以皇考以保明其身

何楷曰紹庭二句與陟降庭止義同紹說文云繼也謂往來不絕也言自今以往其庶幾我昭考之靈往來不絕於廟庭之中或上而陟或下而降皆在我家止息未嘗少離于以翼我之行使身有所憑藉而不陷于危啟我之思使身有所開悟而不迷于往也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二語諸家之解互有異同惟曹氏曰成王之遇辛螫

也豈有使蜂螫之哉實自求之而已語意徑捷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毛氏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郝敬曰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人以爲孤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爲大鳥也

酌篇

諸家多以酌即是勺爲成王之樂而朱子嚴氏謂是頌武王之詩以篇中言武王之功也然以成王之樂而推本於武王之功何害況詩云載用有嗣明屬成王乎故不若從舊說爲有依據也遵養時晦或以屬

文王或以屬武王於義俱通終不若言屬文王者爲確切也至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則定言武王無可疑者黄氏曰此詩正爲成王作也我亦主成王而言之也上文養晦用介皆推其本始以起之也文王之時如此武王之時如此今日所以嗣之者又如此此其所以爲酌而序所謂酌先祖之道也

桓篇

何楷曰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於屢豐年見之桓桓以下則著天命所由此詩家倒插法也

敷天之下裒時之對

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毛氏曰裒聚也鄭氏曰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玩詩自允猶翕河以上皆言涉歷山川而未及祀事則裒時之對正言祭也朱子謂是巡守而朝諸侯恐非本義

魯頌

駉篇

李氏曰此詩所言亦猶魚麗之詩也魚麗言魚之多此詩言馬之多言魚之多以見魚之品無不備言馬之多以見馬之品無不備又曰莊子曰百里奚爵祿

不入於心牧牛而牛肥詎不信然觀此詩但言牧馬之事而傳公思之如此葢傳公之所爲者無所不致其思則推之於國豈不盡心哉通詩者以其思馬而觀之可以見治國之用心也

振振鷺鷺于下

毛氏曰以興潔白之士歐陽氏曰振鷺取其能自修潔翔集有威儀也朱子以爲舞者所持之鷺羽按鷺羽或燕羣臣時所用然不若從舊說爲安

薄采其芹

李氏曰菁莪之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是以莪喻

人才也文王有聲之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亦是以芑喻人才也此詩言采芹采藻采茆皆是言僖公能育人才也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李氏曰鄭氏以爲小大之臣非也蓋此之所言者國人耳漢明帝開辟雍冠帶縉紳之人環橋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今僖公修泮宮而國人從之多宜矣

實始翦商

顧炎武曰大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大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

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爾猶泰誓之言命我文
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也亦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
是君臣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此皆詩人祝望之辭正如泮水之詩美僖公能服淮
夷皆無是事而美之也

商頌

置我鞉鼓

黃佐曰商人未祭之先而作樂如周人取蕭祭脂亦

於未祭之先以此求神於陽也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鄒忠胤曰磬聲非如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爲和平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烈祖鄭氏以爲成湯歐陽氏以爲大戊以爲成湯者以那之詩衍我烈祖爲成祖也以爲大戊者以序言祀中宗也以烈祖爲成湯則下言及爾斯所爲及中宗之世以烈祖爲中宗則下言及爾斯所爲及當時[illegible]君二說俱通但烈祖之稱已見那詩則此亦

以爲指成湯似有依據且詩頌其子孫而推原於祖宗之錫福於義當然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顧炎武曰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雊雉惕於天之見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則知監于夏王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氏傳曰玄鳥鳦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孔氏曰湯受天命所以不致危殆者在武丁善為人之孫子也而諸家或以為武丁之孫子李氏非之曰豈有頌高宗之詩而無一語以及高宗乎嚴氏亦曰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已之武德義未為安況武丁之後無顯王乎按二家之言甚當宜從孔氏

湯降不遲

鄭氏曰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諸家多從之然頗費解說不若朱子云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也

為下國駿厖

毛氏曰駿大也厖厚也董氏則曰齊詩作駿驪謂馬也而慶源輔氏勉齋黃氏証成其說謂上章云爲下國綴旒喻也爲其係屬下國之心也此章云爲下國駿厖亦喻也謂其負載下國之任也其辭甚辨然馬豈所以比先祖終不若從古注爲安也

實維阿衡

劉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嚴氏曰上章言天命諸侯朝于天子此章言天命天

子以察諸侯天命高宗降監諸侯之國有嚴敬其民賞不敢僭刑不敢濫不敢怠遑者則命于下國而封殖之以福也按此說本王氏

毛詩日箋卷六